

評論

邱貴芬

這兩篇論文處理的題材雖然大不相同【編按：紀慧文的論文已於1997年3月出版為《12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唐山），本次不再收入】，可是基本上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兩篇論文採取的辯證策略十分類似，建立威權言說 vs. 被壓抑的聲音。兩篇論文一開始都先建立一個學者專家權威言說敘述 vs. 討論對象（上班小姐、學生）被消音的狀態的二元對立，接著都主張解放被壓抑的聲音（上班小姐、學生）。在這樣的理論架構裡，專家學者的敘述和言說——如〈十二個上班小姐的故事〉裡婦女救援機構的「救贖論述」（認為上班小姐都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等待社會的拯救以脫離火坑）和〈邁向多元化教育視野下的性教育〉裡的專家學者主張的性教育——都被視為在鞏固主流價值體系，而上班小姐本身和學生本身對「上班」、「性」的看法似乎都被視為具有較高程度的顛覆力，搬上檯面可以與主流敘述所欲營造的「迷思」抗衡。

在〈十二個上班小姐的故事〉裡，代表主流言說的是救援機構，被壓抑的聲音是「上班小姐的心聲」。紀慧文認為「救贖敘述」是主流媒體在呈現這些上班小姐的論述最主要的特色：主流媒體和救援機構在敘述「上班小姐的故事」時，通常認為這些小姐都是等待救贖的受害者。相對於這樣的論述再現，紀慧文強調我們應該聽聽小姐自己的聲音。本篇論文和〈邁向多元化教育視野下的性教育〉一樣，想擺脫女人為受害者的論述思考，強調上班小姐的自主能動性（agency）。紀的論文暗示，使上班小姐成為受害者的，不是所從事的行業，因為在上班場域，這些小姐其實有相當大的自由度，

「女孩和客人之間有某種平等多元的關係」；論文似乎認為這樣的謀生方式對女人沒有什麼不好，最大的殺傷力反而是社會媒體力量和各種管束機構合力對從娼者的「污名化」。

「污名化」這個道德判斷的問題當然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上班小姐」是否該承擔那麼大的社會道德壓力的確有待商榷。不過，針對論文主要的理論假設，「自己的聲音」究竟表達了什麼樣的心聲？「上班小姐」自己的聲音是不是一定較具顛覆性？社會救援機構的「救贖論述」是不是不過是主流社會所散佈的迷思？如果這個說法可以成立，我想婦運可以休兵——女性主義論述難道不也是一種「救贖論述」，認為這個運動是在為女人爭取權利福利，而多數的女人其實並不領情，認為女性主義論述視父權體制下女人為受害者的種種抗爭做法，徒掀起社會無謂的風波，增加家庭糾紛？「自己的聲音」究竟是什麼樣的聲音？是貼近、鞏固主流父權機制的運作？還是具有顛覆父權體制的高度潛能？這是必須更細膩思考的問題。

另外，紀的論文一再強調「上班小姐」從事此行業所感受到的愉悅。我認為討論此類行業的愉悅，必須把年齡差距和經濟層面的問題放進來討論。事實上，論文附錄的上班小姐的故事裡，上班小姐現身說法談她們的工作時，愉悅的問題似乎並沒有那麼被重視或強調。我們反而看到極強烈的經濟壓力和金錢焦慮。在許多故事裡，「不趁現在還可以賺、不賺些怎麼成？」這句話一再出現。在這裡，階級的因素不容忽視。這些故事裡的上班小姐大多來自社會下層階級，選擇上班這個行業其實純考量愉悅層面的人很少。閱讀附錄的許多案件裡，我們一再看到「為了盡孝道」，「拿錢回家」是這些小姐選擇上班小姐生涯的重要因素。

要顛覆主流媒體呈現的上班小姐都是受害者、都等待救贖的敘述，單單強調上班小姐的「自主性」、「能動性」，如果主要論證是基於她們面對客人所展現的不是任客人予取予求的關係，這樣的論點說服力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問，這些上班小姐選擇這個行業，

階級和她們的經濟位置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而她們上班所賺來的錢又是如何支配的？背後是否牽涉到傳統父權體制的經濟剝削？還是大多數的小姐都可以創造有異於傳統女人身體為男人（父親、丈夫、情人等等）賺錢和父權資本經濟體制的「自主」空間？

在論文結構上，論文辯證和後面十二個小姐的故事顯然呈現一個理念上的斷裂：論文想要賦呈現這些女人的能動力，擺脫「受害者敘述」的呈現模式，但是我們在這十二個故事裡看到的，愉悅不是大多數這些小姐選擇這個行業的原因，家庭經濟、金錢焦慮才是最大的原因。我必須不厭其煩地再提出階級因素的重要性。所謂「好女孩、壞女孩」原是中產階級價值體系產物。根據這些上班小姐自己敘述的故事來看，大多數這些女孩的家庭似乎並沒有用這樣一套道德觀來看待上班賺錢的女兒，反而比較在意女兒錢賺得多不多？拿多少錢回家？夠不夠面子？等等問題顯示討論女人從事這個行業有沒有「能动性」的問題，不能只看到情慾或小姐與客人性別關係的互動，這些小姐的階級背景與她們在整個社會、家庭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個不可忽視的思考面向。

〈邁向多元化教育視野下的性教育〉除了副標題所提出的「教育就是性教育，性教育就是教育」的概念之外，這篇論文透過對教育體制的省思，還表達了兩個重要的訊息：

- （一）我們該擴充對性教育的認知範疇。學校的（性）教育不僅僅是在課堂規劃傳授的性教育課程，更重要的恐怕是滲透在校園生活文化各層次的非正式「隱藏學程」。所謂的「隱藏學程」包括校園空間的性別化（男廁、女廁，男女宿舍區隔等等）、同儕的壓力（例如學生集體對性少數的壓迫、對「好女人」、「壞女人」的區分）、在學校生活的師生及學生之間被傳遞的性話題（如懷孕、性行為、性侵害的預防等等）。隱藏學程的無所不在，佐證了作者所說的「教育就是性教育」。學生在校園活動時，無時無刻不在接受有關性的價值、規範、認同、知識等等，不自覺地內化了許多有關性的隱含意識形

態訊息。

- (二) 論文認為當前的性教育在衛道之士和所謂「婦女代言人」的主導之下，多用單一的價值觀、道德尺寸、人生選擇來塑造性的意識和實踐。作者因而主張尊重多元差異的性教育，也就是「擺脫由衛教專家壟斷的單向式灌輸模式，以學生為主體，尊重學生之間的價值衝突，而非淡化或迅速處理這些衝突」。

這篇論文和前一篇〈十二個上班小姐的故事〉有相近的理論架構：主流威權性言說 vs 被壓抑的聲音；專家學者 vs 弱勢的青少年；傳統單一性言說 vs 顛覆性能動力的「多元性教育」。論文主張的「多元性性教育」當然隱含強烈的反對主流性言說的意味。作者認為，主流性言說往往強調性的負面，要求青少年「恪遵嚴謹的性道德和性別角色規範」，「多元性性教育」要做的就是反制這樣的性意識，幫助青少年以正面的態度面對他們的情慾人生。

這樣說當然沒錯。結合負面的、強烈道德判斷的性言說無所不在，時時刻刻規範監視個人的一舉一動。要反制這股巨大的箝制力量，必須從青少年教育開始，建立對性較正面的態度，而不是一想到性就聯想到骯髒、罪惡等等。但是，我卻不認為，建設性的性教育應該強調性的愉悅，（我們真以為青少年傻到不知道性有歡娛的層面？只看到性的壞處？事實上，論文在談論「隱藏學程」時就提及，傳統性言說不見得只打壓情慾，同時也在鼓動誘發情慾。傳統性言說不見得如作者所呈現的那麼單一，只在打壓情慾、只在激發焦慮。）而避開避孕、意外懷孕的處理方法、性傳染的防治途徑等等相關知識的傳授。如果傳授這些知識，可能不引起青少年對性的焦慮嗎？如果不應該避開這些性的「負面」問題不談，而得知性有這些問題必須面對，青少年可能只享受性的歡娛而不感受到性帶來的壓力嗎？主流性教育當然強調這些問題的處理。但是，談這些問題就是對性在做負面的處理嗎？性教育該對性採取建設性的正面態度。但是，在實踐上究竟該如何落實這樣的理念實踐，我卻覺得不

是光主張情慾解放就可以取消一切問題。

主流性言說針對青少年教育對象時，對性採取的防禦性作法不見得只著眼於道德問題，這裡恐怕更牽涉到經濟層面的社會成本負擔問題。也就是說，在性教育裡偏重性的「惡果」（如傳染性疾病、懷孕、墮胎的影響等等）恐怕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考慮到在青少年尚未有能力經濟獨立或對過早出生的嬰兒負起應盡的責任。如果我們承認，青少年無法充分承擔這些社會成本，那麼，這些成本負擔要轉嫁到誰的身上？這跟社運團裡上街頭抗爭是無法相提並論的。街頭抗爭少則一天，多則數星期即結束，社會的成本由大家分攤，比起抗爭所可能得到的建設性改革，這樣的社會成本值得花費。但是，我卻可以想像，青少年性的成本大多來是由青少年的家庭——特別是女人來承擔。這不是一個弱勢個人或群體與強大主流社會的利益衝突，而是青少年與女人兩個弱勢團體的利益衝突。長遠成本的負擔和轉嫁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一筆帶過。

另外，激進性教育的主張者談性教育認為性教育必須多元化，在實踐上非威權式、由上而下的，而是以學生感受經驗為主的。我當然也贊同教室課程設計必須多讓學生發言，多面溝通，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認為學生的經驗（如同前一篇論文裡所強調的上班小姐「自己的聲音」）必然是相對於威權或是比較有顛覆的可能性，恐怕過於樂觀。論文在討論校園「隱藏學程」時就提到，學生群體文化往往有性別歧視，如劃分好女孩、壞女孩；對「娘娘腔」的男人施加暴力等等。我想要強調的是，學生文化固然有反叛學者專家性言說的地方，但是，也不見得較不威權或是較具「非主流」價值取向。在此情況下，如何落實「多元教育」的內涵須要更嚴密的思考。